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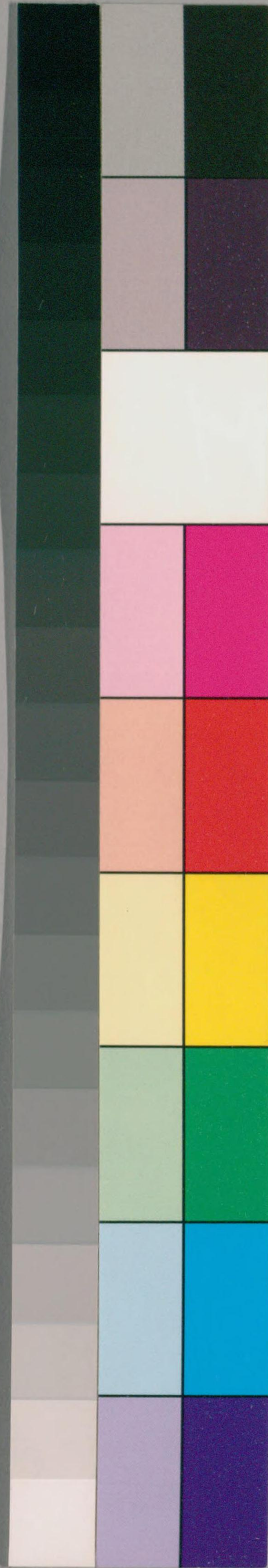
袁州府志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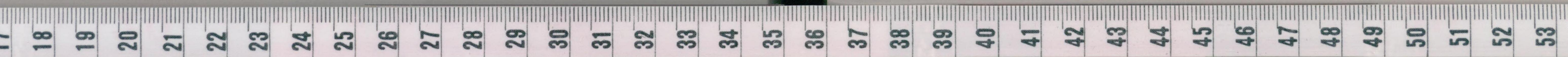
WA 35

38

8



WA 35
38
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袁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四

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

記

新修學記

張九成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焯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于學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歎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敘彝倫膺戎狄自天子已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廼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

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
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
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
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
以爲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
子請旣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
辭而弗獲也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
學乎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
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
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
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
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
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
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
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
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乎天下不踰矩
之妙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
正月日記

鄭氏北墅記

潘時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

危驚遠游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與繁雜
觀者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為游觀之最鄭氏
北墅距城六七里依秀江為園將至於所必舍車馬
扶杖由小徑南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
如豁如奇觀競出大江橫其前壘嶂距其外堆螺染
黛互相映發如欲排闥而至左右前後有嘉華美木
幾數百本皆鄭手自封植高下 頡頏若列綺繡自亭
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得二 亭其一聚怪石為
嵯巖面焉榜曰疑峴其一隱竹間竹四合可一畝餘
寂寥蕭疎無復纖芥翠陰茂密風寒淒人榜曰綠霧
其餘小軒曲檻松窓竹門皆幽邃靜深清絕異
著名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暫絕於耳使人心
神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而不務於貨
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之人以是
無親疎咸愛之如昆弟樂善好施喜儒書通內典幸
一二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此以自休息余觀近
世以藝術自豐其家者且老必終日困頓惟利之役
甚者至於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鄭者乎其有
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愛其地又樂其人乃為之記
鄭名居仁義夫其字云紹興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

書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邕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
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諱以手加額曰
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巳之師分屯備
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
輸丹陽袁之爲州地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
知所以爲趣辦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
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柰何視旁郡田
蕪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
攘攷人有艱饑羸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
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蓄爲令甲可覆視也雖
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巳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
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
取前後成按件具縷陳而先罷黜期於必免章旣聞
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
內鼓舞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皆走告其令
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
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
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

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于後於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於食也士君子莅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於君民爲無負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噤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添價貴糴以此

糴米三之一

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喜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及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尊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慶盛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弱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昔免和糴即今免允淮也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重建設廳記

彭大年

漢稱郡廳事爲黃堂曰吏曰民尊仰畏敬崇其制益

示其嚴凡奐麗聳聽偉觀君子謂當如是宜春古侯
郡地劇物繁惟黃堂規摹卑隘梁腐柱欹獨不稱二
千石位貌淳熙丁酉春廣漢張侯奉詔閱郡章開重
門與通衢相望示明白意嘗顧舊宇深念曰古人所
居一日必葺况治本所繫而陋弊滋甚吾不以葺故
爲艱然急已緩人則非我志因條列外治當營繕者
徐次舉行廼恢頽宮廼增城隄以至囹圄與梁察案
公廨之屬越歲無不具整方畫新堂議先是有本獻
學官餘材尚富丁吏來訟侯曰數或在是悉撤苔舊
振威宣儀厚棟層檐軒豁雄碩摹匠僦役不踈不慢
始自八月辛亥畢以九月壬午崇高廣袤展拓前
費以緡計一千四百有奇傭以日計視緡數復衍半
既落成將具金石登載本末特命大年記之退懼繁
蕪固辭不獲謹撫舊志自僞唐保大間刺史劉仁贍
復建距今二百三十有五年國家承平久歷政亦多
侯不靳餘力而以更新自任事興未幾壯觀溢目巋
然宏遠之度誠可與宋無極昔衛文公營楚室國風
美之魯僖公作閟宮史克頌之煥然詩章傳信億世
矧今臺制崇嚴用度指名公帑戒備雖縣屬四列秋
毫無取回脉魯衛邦君善比隆而功倍可不特書若

夫銘鑱戒石訓揭七條二宗聖謨如天在上繼鎮于斯者恭稟銘訓復思奐麗所自愛其堂想其治政則吾侯基福是邦實與甘棠休聲異世一轍侯名杓字定叟大抵相魏忠獻公之仲子今江陵連帥南軒先生之介弟家學才行可欽可法茲不容備列云

袁州重修兩獄記

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洗滌刻磻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既命醫診療徃視程狂則屋老欲壓外壁虧䟽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案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繁案爰書訊鞠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于山價弗損於市募工于民直弗損於常周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為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為後法經始於五月之初而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柅吏姦卹民隱一錢不妄用有土木之餘力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

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罪顧以為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生火甚多與外交馳相戕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綆之下困苦捽抑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徃徃悔前之為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耻格之民不至嘗攷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瘦死者為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為我告袁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為報侯之德也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旦記

隱齋記

張栻

予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漑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原泉之達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

袁州府志 卷之六
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隙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于吾耳哉併書之使

刻實于壁淳熙四年二月戊午記

新修學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興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庠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生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棧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 晦菴先生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修己而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
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
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
年於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
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
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
君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
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
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
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
理以求其功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
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歟抑
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
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

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白
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
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
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
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無患於不
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
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
納白發其端使二先生之祀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
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
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

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萬載新學記

楊愿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為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
萬載介于群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
一材令則治道易爾惟皇宋慶曆間制詔州縣立
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
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于
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為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
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
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隸業邑之

袁州府志 卷之六
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
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
釋菜已事而歎曰浮屠之法吾儒所操戈今寓其舍
可乎關市之征孟子以爲暴今奪教養之地而居之
於女安乎盍亦反其本於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
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
更徙監征之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
情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
願輸家財以佐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
萬餘經始於四月之辛卯迄役於七月之丁亥奠享
有官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厨漏浴庫廩之舍罔不
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
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
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爲記愿竊觀今
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
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
惟主上厲精爲治總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
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留駕徘徊又
明年臨幸祕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
者以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

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之
教士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
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
杜子美作爲詩章夸張歆艷以謂首唱恢大義則茲
事寥闊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愿老於壽岡之
麓來歲槐黃之秋聞袁之士充賦有司者萬載爲多
異時莪冠振纓策名委質爲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
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
翔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又孰敢議其歸宿也
哉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新建支移倉記

許介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
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
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于大江所謂
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
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
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弊甚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
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
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

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
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于此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
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
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
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
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注下卒有水變
不可禦步口積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
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
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旣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
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盍求可以垂不朽者
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
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礮地而
被以木復貫木橫亘於兩柱之間是爲壁而外輔以
長幹周以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
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礮焉凡建
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
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
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
來視成事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舻相摩軌泊

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乃相與鼓舞而謠自官不我病
 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其匪基莫勇匪決
 彼器以器私是巢穴俟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顓蒙
 視此濫觴俟有羸貲其源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
 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
 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
 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
 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
 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萍鄉縣西社倉記

鍾詠

薄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
 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振乏
 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
 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
 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
 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
 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
 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
 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
 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

袁州府志 卷之六
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
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
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勤有司集於
已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
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剝屋於縣之西關爲堂
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庾繚以垣墻翼以守者
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斂散皆主
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
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
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佐之既落成因
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
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
子之意欲余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
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
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寔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
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
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
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
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

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卽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予也矧曰是倉之成旣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余之衰謝淪落徒只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棄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重修景韓堂記

黃榦

士有奮乎百世之上而有百世之下仰其大名勁節若北斗華嶽起敬起慕惟恐或後者豈非以其人富聖賢之學興一代之文正色立朝名節迥絕更世百千凜乎英烈如存耶況其居官仁風善政所至可紀一言一字高出百代士林之表然則像而祠之飲食而祝之如甘棠之勿剪峴碑之墮淚亦固然之理也

唐三百年名公偉人項背相望昌黎文公寔爲巨擘
元和間嘗刺袁州閱祀數百袁州至今懷神明之敬
父母之思郡圃舊有堂紹聖中更名景韓歲久日就
頽圯慶元三年太守高侯諏之來守是郡悉易新之
取涪公所書進學解刊于壁堂之左闢一室曰晞傳
其右通圃揭榜曰日來以寓其尊仰之意楹寄徑是
邦共登斯堂辱諉以記固辭不獲因喟然歎曰昌黎
公之隆名大節如日月經天照映區宇四夷八蠻咸
知尊敬況中國乎況袁之人乎袁人之慕韓蓋亦以
韓而望侯侯之修是堂蓋亦企韓而自任然則此堂
之復舊觀亦可謂盛舉也嘗觀昔人登箕山者想伯
夷之風見河洛者思大禹之績一登臨之頃猶於古
人卷卷如是今山川城郭風采如在佩公之故印撫
公之故壘安得恣然忘情哉是宜申仰高之詠興跋
及之志求公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所以事君者事君
所以成己者成己今侯之景韓如是後之人亦將倣
侯之所爲則致意於斯堂者不獨淑其身又將淑諸
人也大哉堂乎請以斯言鑱諸石已未慶元五年二
月望日記

重建浮橋記

林煇

袁江之水其源其二自仰山而出者謂之南水自盧
蕭而來者謂之秀水合是二水畧郡城至分宜東馳
清江之上流北入于大江先是郡城之北與分宜之
南路當要衝造爲浮梁以便行者閱歲滋久水齧雨
蠹板剝航腐人憚投足官不暇顧慶元五年夏鉅野
李公來守茲土仁心德化千里孚洽薰爲和氣潛格
明靈雨暘時若歲豐民阜常賦之外一毫不以妄取
亦不以妄予儉以足用視所先務百廢具舉至是期
年而政成矣顧惟一橋病民日甚謀之僚屬翕然一
梓州則委之戶曹趙彥的尉趙紘縣則委之宰曹翥
簿趙琦夫度工計材悉中程度修短廣狹不愆乎素
一旦舉以易之而人莫之覺也凡爲舟在州者十有
一在縣者增其八板厚而堅朱欄翼如鎖以鐵治纜
以竹編繫之維之牢不可拔憧憧往來如履平地無
復有前日狐疑趑趄之患夫爲郡者多不知務樂因
循則憚改爲好興造則事遊觀今公之爲政見利則
興見害則除初非私已之徇而惟公家之更是又可
書也落成之日闔郡咸會而易夔憲之命適至綸璽
便蕃麾節交映莫不踴躍奮厲喜公之東知則又感
慕結戀懷公之去思是又大可書也公名訖字誠之

袁州府志 卷之二
參政文敏之孫學問文章深得家法施之有政不問
可知因併書之十二月立春日記

圖經李渠記

徐傳

李渠唐刺史李將順置按宜春志將順以元和四年

來守袁州州多火災乃於西南十里堰南山水即官陂也

導之入城又於州治西北爲塘曰益州中流二島曰

卧龍作亭其上曰仁智曰義政益州以下今皆不存自塘穿渠

繞州治而東循大街直出宜春縣南至赤板橋入于

石潭渠之深廣可以行舟州人便之目曰李渠歲久

廢不復治本朝至道中知州事王懿稍尋舊迹而通

之民爲之歌天禧三年通判袁延慶始復將順之

作疏泉亭以志其事宜和六年通判孫琪按疏泉渠

迹復加浚治且知令甲許歲用軍吏部役乃刊延慶

之記而書其末以告後人今城中之渠尚存而淺狹

已甚民舍其上糞除歸焉開而復塞弗能禁也舊渠在赤

板橋今在東城門內右圖經所述利害明甚後人因循多廢而不治

泝而北行入于袁江久之益塞則渠當不復存矣訓因暇日命工疏

導今遂通流輒龕之壁間庶幾來者知其始末

而不廢則古人惠民之意復見於後云淳熙甲

袁州府志 卷二
辰五月既望郡守開封曹訓書

清源橋記

陳傳良

分宜浮橋爲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
運判官直秘閣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
後知州事黃君邵知縣事鄧君友龍至伐石記之相
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爲治
所南高爲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束水每時雨大至
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岸南爽塏咫尺不得往避
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
諭阻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爲請於是
世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言語
毋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爲小浮橋於分
宜事益爲小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
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
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贊不力邑中治其役
亡具卽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要莫已出壞勿壞聽
自何如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試以其小
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
贊其畫者眠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爲已責又
如此徃徃天下事或可爲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

袁州府志 卷之六
趙請爲之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
穎趙公名善俊

紹熙甲寅免和糴記

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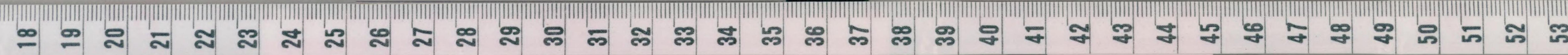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
以待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
而後下令子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
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
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億萬年不可易之
規歟惟袁居江右之窮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
習而惰仍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
仰食旁郡其溪流源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積石
商運不通就糴者負戴以馳僅紆旦夕之急設差
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
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祖
宗厚下勤遠偏城僻壤悉關宸慮仁祖皇祐中以萬
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
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
周密無遺聖聖遵體成法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
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
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

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及懼失祖宗初意
 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丐先罷黜朝廷嘉
 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
 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守臣曹
 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旦
 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為
 之大碑深刻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為
 袁人慶袁人雖不能刲牲醞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
 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
 也紹熙癸丑傳被命假守大懼民力不裕明年遭
 糴趙公輩以帥委糴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
 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悲鳴于庭傳應之曰漕使
 請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
 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
 傳為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曾曹二公耶及列其
 不便以告果為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
 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
 縣佐葉國喬以二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曠
 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
 失色二郡趙彥真宰邑趙師慮來諭傳曰今者帥以

志州府志

卷之六

三



天子之命羅柰何傳曰請必可免亟使墓碑聯事狀
 馳詣府禱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羅有石刻在袁人德
 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
 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已而南昌
 縣佐跡察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
 改羅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
 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之命決生死於祈請從
 違俄頃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毋弗忍也昔賢使
 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汜保護之賜帥之惠後
 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傳伐石大書以詔不
 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道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
 獲託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羅之
 由以明汜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
 聖日謹記

新貢院記

錢文子

袁為州地甚陜而自唐以來號名郡進士之盛接踵
 魁天下宋興休養涵育被以文教於今二百三十有
 七年秀民美士踴起迭出者至無所容舊貢院在郡
 之東紹興中士益多始合迎恩驛以試其後又益多
 則東通報恩寺創廬舍以處之今又滋益多矣古者

貢士試之以射求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然後
得與於祭而升之列位於是乎賦嘉魚鹿鳴以樂得
之上尊士而士亦自尊也今士應舉裹飯負笈駢肩
而入據按執筆以待試問亦既非古矣而反無所容
至偏仄鬪競姑以文墨幸於一得是豈唯士之不能
自尊蓋上之人亦有過焉郡太守三衢江侯自任視
事之二年慨然念之乃相東湖之旁右江左山其地
爲宜謀之通守長沙張君鼎遂徙闕武場及馬驛轉
而東以其地創新貢院爲堂爲門爲廊廡合二百三
十有二楹起六月庚申訖九月甲申而畢官吏寓處
內外有嚴庖溷井園囿不畢備蓋江侯約以節用以
奉茲役且屬之軍事推官建安虞庠宜春尉三衢徐
儔而二君莅事恪勤功用克集凡爲錢三百七十萬
有奇不請於朝不賦於民不取辦於諸縣而棟宇屹
立奐然湖山之間侯於士可謂無負矣爲郡士宜何
以報稱也予曩在太學同舍生劉堪爲言宜春山川
之美人物之秀每願家焉而未能貢院成江侯以書
來屬予記予樂書之他日從劉君遊其鄉將見宜春
之士濟濟相遜如古射宮拾取科目如唐會昌相與
共詫得人之盛而詠江侯之遺德其必知所自來矣

慶元二年一月二十有六日記

重建大成殿記

劉頴

慶元三年秋七月壬子宜春郡學重建大成殿成教
授信安夏蹈古以書抵予而言曰學故有殿歲久棟
幹傾撓且規制狹隘春秋釋奠執事獻官周旋不能
爰議撤而廣之郡太守江侯自任可其請今太守高
侯諏之董其事堂筵宏敞像設顯嚴觀道蕝禮於是
宜稱惟兩侯知以教化爲先務出力以倡此役蹈古
亦得竭其力之所至而底于成吁亦勤矣其爲我記
之余惟古者祀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廟蓋作於後
世耳至末世或廟而不學逮我宋之興始詔郡邑
得立學而學校遂徧天下尊事吾夫子之禮亦加隆
焉可謂盛矣昔韓文公謂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者
唯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獨孔子巍然用王者
禮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杜牧之遂謂稱夫
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抑惟吾夫子以窮老不遇之身
講道授業立言垂訓爲千萬世仁義禮樂宗主士之
欲修其身者明此則爲君子昧此則爲小人有天下
國家者由之則治不由則亂其功蓋與天地相爲終
始泰山安仰不足喻其高也日月無踰不足言其明

袁州府志 卷之二
也顧豈埃區區廟貌而尊哉壇屋異尚先王制禮意
各有在初非以是爲加損也雖然人之常情苟有動
乎其目斯有作乎其心則廟貌之崇亦足以使人皆
知嚴師敬學之意矧今繕治一新盡洗百年之陋將
見邦人士子觀感而化夙夜競勸乎詩書之業修飾
平行義奮發乎文章燁然有見於時則三君子之用
心成效蓋亦遠矣其可以無述乎夏君於予同鄉里
且致多士欣願之素以衰病荒拙辭不可勉之書明
年二月既望記

清源橋記

張嗣古

分置之谿故未有橋淳熙間主簿劉孟容請于漕
公穎趙公善俊始爲浮梁以便往來蓋民不病涉者
三紀歷歲滋久朽蠹罅漏往往而有州若縣間庀役
繕治率襲陋循圯循葺輒壞板腐窄斷行者懼焉嘉
定辛巳冬司農少卿王侯棟被命典州條教甫放詠
訪民病或有以橋敝告銳欲撤舊而新之會災荒之
餘財窘於用未遑也越明年政通人和樽節浮費帑
廩有餘積廼捐錢六十萬有奇鳩工度材屬邑大夫
劉君敏文眈其役經始於癸未之季春三閱月廼克
底于成爲舟凡二十艘貫以鐵繩翼以欄楯規摹宏

壯丹黜輝霍如鰲負山如虹跨空負者輓者趨者走者如騁六轡於康莊之中昔之兢慄化為驩躍初郡守黃侯劭歲以錢二十萬諉邑丞儲之以待興葺未幾丞以歸之州繕修無所取費侯於是役不以暫新為僅足又斥公費之贏二百餘萬買民田若干畝委錄事歲督其租遇有撓敗則邑聞于州量役給費於是橋之利庶足以傳不朽因屬予記之夫事物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亡敝者敝則又改為之理也然天下之敝接於耳目者易見伏於幽隱者難知士君子苟有為民父母之誠心則必能周思曲慮於其難知者亦將開塞闔闢以永厥利心不在焉易察如一橋忽焉而不暇問況望圖其所難知者乎侯之為是州也勤恤民隱撓抉吏姦勤勤懇懇惟恐弗至斯民鼓舞陰賜蓋有由之而不知者一橋梁之建置特其因事著見於侯何有哉雖然因其著以探其微按其迹以求其心卽其耳目之所接以窮其幽隱之所伏充其一時之已行以圖其百世之無窮後之人皆於此乎攷是不可以無述也廼書以遺邑之人使鑿之石

袁州府志卷之十六

袁州府志卷之十七

藝文五

記

修城記

張嗣古

關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
 宜春郡頒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刃解井井有
 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聚生大不足
 為民衛因喟然歎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
 是乎迺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于山于郊百
 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

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
疊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略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
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
於此方海宇熙又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
登鄰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
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
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
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
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層下翼翼嚴嚴固有司闕數千
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財聽訟爲急以整廢
興滯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名傾墉摧卑廢類不
復經意袁民得奠枕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
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
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
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
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
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
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
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
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

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臺享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恃享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於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遊以奉神敞則改爲者太守狗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旣敬釋氏遜山與寺從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虜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

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以正月八日遊于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舂響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陵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于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

李訖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因
故人潘俛來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
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
變化者神雖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
之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
秉彝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
自求多福用底于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
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
心還比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叢桂堂記

林炯

予始讀李泰伯袁州學記慨想袁學之盛而未及見
竭來之官首謁宣聖廟循兩廡而進見諸生之舍荒
涼頽敝楹牖不全几席不設衿佩蕭然與昔所聞異
詢其故曰袁學自唐有廟本朝景德間始有講堂皇
祐末太守祖公無擇知學官闕狀廼營教養之地而
今學實建爾來百有餘載矣其後闢舊堂爲明倫進
德而孔殿復新官于茲者視廟之足以獻享堂皇之
足以論集姑亦已矣故執經之士驟來而倏散其游
息乎此者亦少也序室之未備其已舊矣予四顧興
歎恨未有振起斯文者友人東嘉虞君以舍選爲郡

袁州府志 卷之十
文學莅官未幾頽網滯革教法備舉而又量用度謹
出入侍羨羸增僦屋比年積愈豐迺告役期於郡略
趾程工擇其徒之可共事者合謀展力諸匠受成計
日而畢廊廡弈弈藻色煌煌職事有位生徒有舍庖
湏有所築堂於西壅以半水拱以桂林旣成榜其扁
曰叢桂諸生請曰宜春文物甲江右自盧易繼魁多
士士益鄉學大比之歲登桂籍嘗不下數人今諸生
穎然有攀高之志願卽堂名而繹之予辭不獲因爲
之言學貴乎有用而不汲汲於求用韓文公符讀書
戒南作詩勸戒愛子之意悉矣然教之以勤學則可
而以富貴利達動其心則不可夫子厄陳蔡其道窮
窮而與其徒問答相樂弦歌自如漢祖兵行天下所
過風靡魯獨守節不屈引兵環之死生一鼓之下耳
而諸儒講誦不輟聖賢遺化如此夫困窮生死舉不
足以入其心而後所志定而所守堅所養深而所造
遠若夫怵於榮辱得失之中利可動則害可沮作輟
因之非古之學也今賢侯方崇教養諸生親承明師
馳騫理義之塗湛沫道德之淵偃息詩書之府當求
夫古人所以致力之地審義利辨是非擇而知之不
爲異物所遷而自立於高明廣大之域異時出而用

之治國平天下分內事耳彼盧易輩豈足為今日道
皆曰承教退書之以為記嘉定戊辰季冬朔記

宜春縣學記

林垌

宜春為袁劇邑倚郭而役歛煩事叢而理化雜長吏
催科以時獄訟無壅則曰吾責已塞學校之不修教
養之未備徃徃舉而歸之郡守予為郡從事時嘗按
宜春志采耆舊言縣治西二十步有夫子廟兵火後
莽為荆榛瓦礫生徒課隸附于州學淳熙中尚書張
公杓假守是邦以縣學久闕而孔廟又不相屬始與

邑宰柯春卿鄉之賢士大夫合議而遷之度址秀江

之北借山岷水唐狀元盧肇之故居也廟貌堂廡

舍為一逾二十年司馬邈以先德之齋出宰復築

齋於其傍繇是生徒有舍而職事未有位庖福未有

所廩給器用未有具雖欲敷教而卒未能興事之難

如此又十年今四明姜君光寔來下車謁學顧瞻嗟

歎久之語生徒曰設庠序以教化於邑豈非先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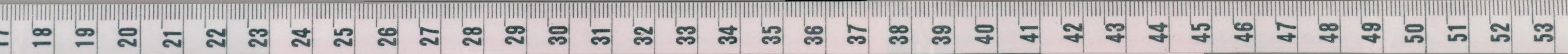
大務乎教化不可一日廢庠序其可廢乎退而擗節

出入之數剔其蠹術其羸廼立講座創兩職事位庖

福廊宇為之一新諸生撫其事屬予為之記予以訥

辭不獲因與道其所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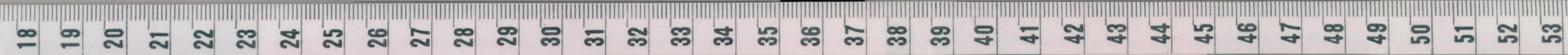
術



有序國有學自上而下無往而非學士生斯時亦無
往而非教朝夕之所從事非致力於明晦則游處於
庠序異物不得而遷故其鄉善也篤是以天下無自
棄之人三代衰學校首廢有志於道者不過相與私
淑諸其徒而在上之教養俱無聞焉宜春山水明秀
古號多士而細民險健終訟亦或有之恢禮教之範
張廉耻之維涵養君子正大之氣扶掖中人鄉善之
趨潛消小人姦巧之習捨學校其將焉恃百里之長
乃曰非吾之責豈為民父母之心乎今令君當軍旅
之餘賦歛煩費之後從容應辦教行訟理公

之垣其士友評詞章而後從事於外者何所
為政先務蓋可知矣雖然此令君事也若夫人之
其本安在言語文章末也要相與講明致力之地而
後已夫仁義禮智四者我所固有也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五者我所敬事 接也反諸中一毫未
盡焉非學也行之外一毫有嫌焉非學也利害而轉
移焉非學也有無作輟焉非學也苟以平居所以致
力於彼者而用心於此焉雖未 古人亦足自立
於世子既以興學為令君喜願 為諸生勉喜
定庚午七月既望記

袁州府志 卷十七



分宜縣新學記

東孔

嘉定六年秋孔碩將旨來掌嶺南西道...
 縣出西郭門外有儒服濟濟我...
 道致辭曰吾邑新學成以今日之...
 子過之能少枉入觀乎...
 則後龍前阜蜿蜒盤峙...
 衣冠而前令長謝君已往...
 則孔殿巋然塾序如翼...
 宰相與為禮...
 力見助者忻然恐後功以克轉告成之日會君...
 諸生咸喜其何以幸教之孔碩三遜而後敢言夫處...
 士就燕間出於管氏書者士所安身之地也知止而...
 後有定傳於孔子徒者士所宅心之地也身苟安矣...
 可無以宅其心乎吾徒勉之哉咸應曰唯揖降而出...
 其後謝君與生徒謀記文所屬或對日者之登吾堂...
 與我言者不可乎謝君遂以書道諸生之意來請...
 文孔碩巽避數四而請不止竊嘗聞孝廟臨御日嘗...
 因下取士詔諭詞臣曰偶思得二語欲見命辭曰當...
 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臣必大頓首奉詔孔碩

袁州府志
 卷之二
 分宜縣新學記

私竊佩服大哉之言以爲雖三代之爲學周公仲尼
之爲教亦莫切於此矣夫德業有常言行有則自身
及家自家及國君子儒也言語文辭有葉與枝入耳
出口急於人知小人儒也仁義樂善天子我者也我
能貴之而不知貴公卿大夫予我者也有人能賤之
而不知退儻能三復聖謨而味其旨則學之大本立
矣或疑上方以人爵招賢而顧使之母慕何邪曰聞
之論語學也祿在其中矣學可勉祿不可干也可勉
在我不可干在人勉之於中其外自至一有慕焉則
患得之矣苟患得之斯患失之得失休於中又焉得
爲君子儒乎請書其大者而於歲月工役之餘
畧焉他日過是將有卓然以才德鳴世者僕將拜下
風而請奚科第名位之足言謝侯名好古字敏夫建
安人

州學禮器圖記

孫禮輿

禮輿自兒時得見今章貢守陳侯孔碩所定括蒼釋
奠儀竊寘于懷以謂典刑猶有存者嘉定九年禮輿
來分教此郡春秋丁祀儀弗協于古惟禮輿之責中
心惕焉乃出陳侯儀俾肆之登降之容薦羞之品與
夫割牲之節庶乎古矣器則未能正也明年又得見

長沙新儀蓋奉常所頒朱文公爲守日所請者藏禮
之器有其式矣工則莫能治也又明年春禮輿奉檄
至衡衡之校官奉常器粗備攻金者習焉乃慕之以
歸白于郡請製造如式郡守鄭侯自誠是而從之復
參以博古圖諸書寸度銖較惟謹範金者皆以錫竹
木如其制秋七月乃成噫斯器也於禮末矣然舍是
則敬共明祀吾何以觀之哉旣又懼其久而蔽而失
而無所稽也乃詳記其說載之方冊又圖而刻諸石
庶以壽其傳焉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其地壞
而修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
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
報祀自天子至于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始
以厚其本也後世吏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是崇是
急簿書期會是究是圖絀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爲具
文壇墳弗飾牲幣弗虔踵陋襲頽類以戊祭應故事
禮則亡矣何有於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敝歲
久鞠爲榛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拔蕪穢事
已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于廳之東於禮經尤

不協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
工墀治之壇增其高壝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
四列其位一如禮制亭翼于前以虞風雨門伉于外
以嚴啓閉周植喬松創立華表以引遐觀於是昔之
廢墜煥然一新夫古之有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
與事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明古道者尤以民政
爲事神之本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是已尸百里之
寄者使能以禮義迪民毋暴征毋峻令本末有序治
化流行膠庠相習於明倫而禮行於士疇里相安於
平秩而禮行於農塗肆相爲貿遷以利用阜生而禮
又行於工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如神在
乎可以亡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
王君之於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
事以詔悠久後之人其母以予言爲迂嘉定十二年
二月庚戌記

韓文公新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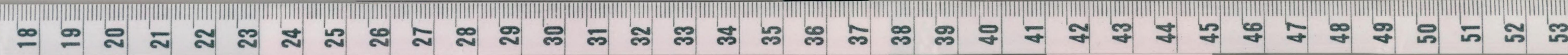
黃榦

自堯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
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
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

以斯道之傳為已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
 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
 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為守而
 道始晦故古之為道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
 尋墜緒於支離踏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
 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
 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
 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
 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為公危之
 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
 謂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也
 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
 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
 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
 教公則曰其灋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
 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
 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
 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
 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
 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

袁州府志 卷十一

三



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况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為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為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兩崖東為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為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說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刊敝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

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於山取
工於備閱月而成規制侈於其舊翼如輝如恍鰲戴
山疑馬負圖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
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
濟易今名自余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
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代涉
者本不為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
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
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
慧則隨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孽孽焉欲以喜懼
易人心務自術耀此子產之所不為也而可與言政
乎余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
曰違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余志余之志乃所願則
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
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
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鬴闔郡震怖始乞
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
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

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聞
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
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
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孰
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
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笥中
物隨取卽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
其利不旣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
元六年太守李侯詵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
文書異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
米財什之五乃卽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舊
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
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
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教
四別爲儲待又限門闕嚴扃鑰謹啓閉別官吏罔或
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羸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
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
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
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
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

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
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為袁
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
不載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
定十四年四月日

縣廳壁記 分宜

趙師懿 知縣

壁記自唐人始也國家設官分職邑令最為親民令
之從政民之懷德時有景慕則為壁記便於省閱豈
容廢而不作分宜古之鎮市雍熙元年以宜春東鄰
為邑謂之分宜其地狹其賦重其財用不足以供上

需在江右之邑為甚弊前令尹相繼而賢知邑之難
民之困雖不失常賦之供未有不先以愛民為急如
去積逋十七萬緡如減白撰月椿之數如蠲北鄉下
戶沿催之類護養本根而徐其財用相處則安既去
則思師懿學不足以世用材則愧於諸公試邑三年
水旱相仍與民同憂不敢告勞秩將滿載念邑之前
政賢大夫由是邦以往或登八座居二府或夕拜青
瑣而經帷勸講柄用未已而歲月之浸久爵氏之相
承壁無其記將焉是攻師懿惕然于懷訪問諸老自
紹興改元以至于今歷任凡二十有七其或講契好

袁州府志 卷二十一
於視篆之相交尊德義於爲政之可法先達君子以
品題優劣爲心而不自靳後之君子以職業操守爲
心而不自矜將以廣絃歌愛民之政則邑之題名端
有補於風教師懿謹磨石以敘其先後幸同志者嗣
而紀之庶幾此意傳不朽云歲在丙寅開禧二年正
月望日記

縣學記

分宜爲袁屬邑居郡之東偏師恕自湖右易地守袁
入境之初詣縣學謁先聖僻在荒郊五里之墟及門
下馬肅容以入前視廊廡草深數尺垣墉傾圯壞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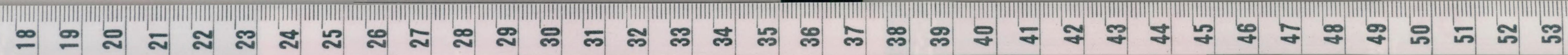
半摧如古祠荒郊闐無人聲伊成蕭蕭得樓其
像賢顏雨淋風剝門人從祀闕落丹青其瞻仰之地
且如此則俎豆弦歌可知矣師恕一奠再拜歛襟而
退默默不敢歎息俯躬自念有爲牧伯郡守終年不
接武於夫子廟之階域者况於爲邑者哉蓋風俗之
興廢使之然既出廟邑之諸生執圖經以進指而請
曰舊學在縣東三十五步爲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
奪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道也今煨燼爲瓦礫之區
乞復其舊師恕至郡之三日乃捐五百金徵良匠經
營舊址逾月而落成昇夫子像歸于新宮堂廡室舍

罔不畢備士者雲集俎豆一新諸生復屬師恕為之
記因為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之交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乃人倫之至親
至重而不可一日廢闕者至於朋友分若輕矣情若
踈矣是又烏可以四者並立而為五哉蓋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周旋應接之間或有
不能交盡其道者若非籍朋友相與講明此理以維
持之則乖爭凌犯有不可一日居者而異於禽獸不
遠矣惟能相責以善相輔以仁去其敦彞倫者求其
敦彞倫者然後四者順其理而保其利乃知朋友之
分若輕而所係為至重情若踈而所關為至親蓋四
者之綱紀在是而於人倫為最大者則庠序之設朋
友之會豈徒然哉今之學舍以其殿堂之巍巍然衣
冠之整整然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徒務記覽為詞章
以釣利祿寵榮而已恐非古人所以教人之法國家
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其勉之哉端平元年二月
記

元

袁州路繕修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隩風氣厚密其神能靈



其民能淳爲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
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
來刺名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堵
徂厥門廡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
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脆屬
廐廝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墮或危欲壓維時
錦侯乃諏寮采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
爵之侯乃言曰治宮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
虧疏廡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
斯濫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
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視
長上居懷貼危從我違卹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
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
斯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橈粵有文吏拘牽
故常事在得已輒持兩端媮容目前遺患駸後迄夫
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耻之今及汝約恒產
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迫吏無
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疇抑
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期
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寡者無竅

袁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九
懷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甃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
無或浸漉先後工訖完美如一突突從衡楹數百計
悉前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揀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
又進父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爲之言曰維此宜春
郡治奕奕山川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
民富以教士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卽傳舍
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
合辭報公且矢於福願錫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
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蓋臣居匪奉已示我等儉
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於上服勞其親筮占在茲
惟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參軍楊撫奉圖是書
來求予核其事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
不理衆手撤之撝從子游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
之長伯顏帖穆相與欣之用迄于成是皆宜書尉章
元輔寔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
申九月僦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
月土木金石埏埴斷工費若干旣集衆力不會于
公無從稽云

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

尹以上省選承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
 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
 有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
 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
 載諸石玄適訪族邑鈴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
 玄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
 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存下
 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
 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
 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炯疎也久矣
 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闕於事者也來
 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玄
 既為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
 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鈴罔之
 人繼自今受廉勤之則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新建尊經閣記

虞集 字伯生 臨川人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
 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
 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
 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

之迨夫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已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

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辦民以寧壹學校供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暨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為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

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
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
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
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爲名聞
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親也蓋有
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風
氣既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
於群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
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
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
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
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
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
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
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
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
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
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虞集

袁州府志 卷二十一
國家置大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叅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論議屬諸博士而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醴牲殺之儀邊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大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倦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家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旣勿妥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大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

文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抹之者其職也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

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
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太使黃
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為已任禮殿小不足以
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
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
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
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
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
年為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
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
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烏裳衣五采絺繡如
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完顏公至道殿
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
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
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
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
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
司公府標以善士之日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
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司民風者將

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以人托之不以煩煩
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
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
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
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
衆庶見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
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
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耻敦厚以閑士習出
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
教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

秋八月具官虞集記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虞集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祀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
者也故宋淳熙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
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
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內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
焉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
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
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遺闕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

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殺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加層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若干十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莫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

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屬予記其事然予不敢徒書其上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旣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姿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

袁州府志 卷七
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
阿以之事上蒞民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大忠大義時人比之
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
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爲弟也才畧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
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
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
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
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中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
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國君子之
所望也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
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奉職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
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
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
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
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
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

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回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乃請專爲之丞喜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

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

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旰江李大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

為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一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為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豈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書以告來者

重修張巖書院記

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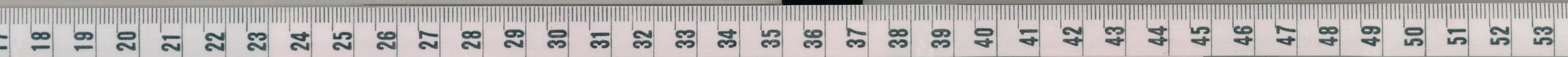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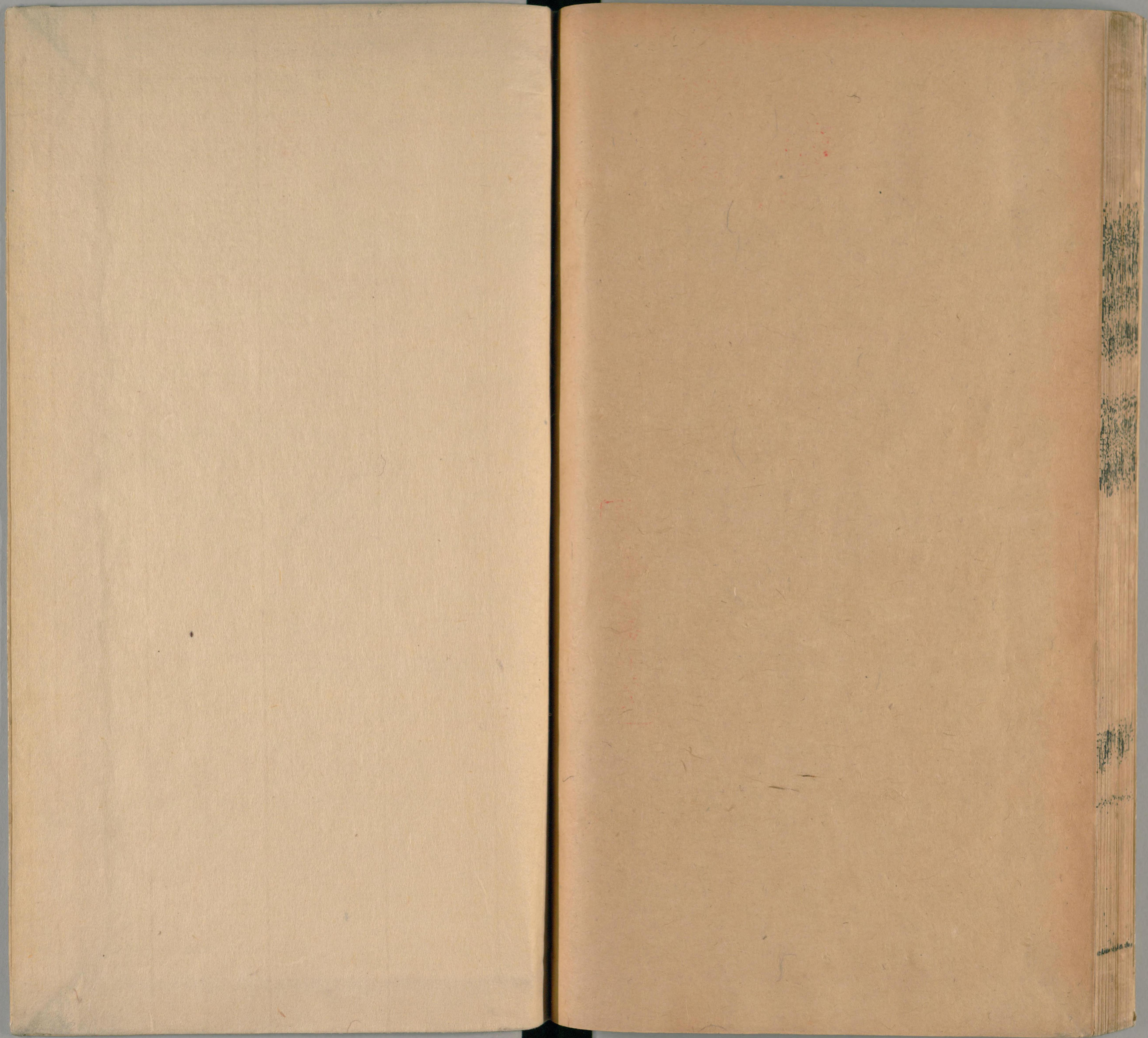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張君千厓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

袁州府志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千厓君歿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
女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
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
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
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黠以華割腴
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
數月而成且備矣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
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
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
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嶽則嶽麓
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
嘗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
必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誼曩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
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閑暇可以登
高眺遠兩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
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勵則德
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宜春
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者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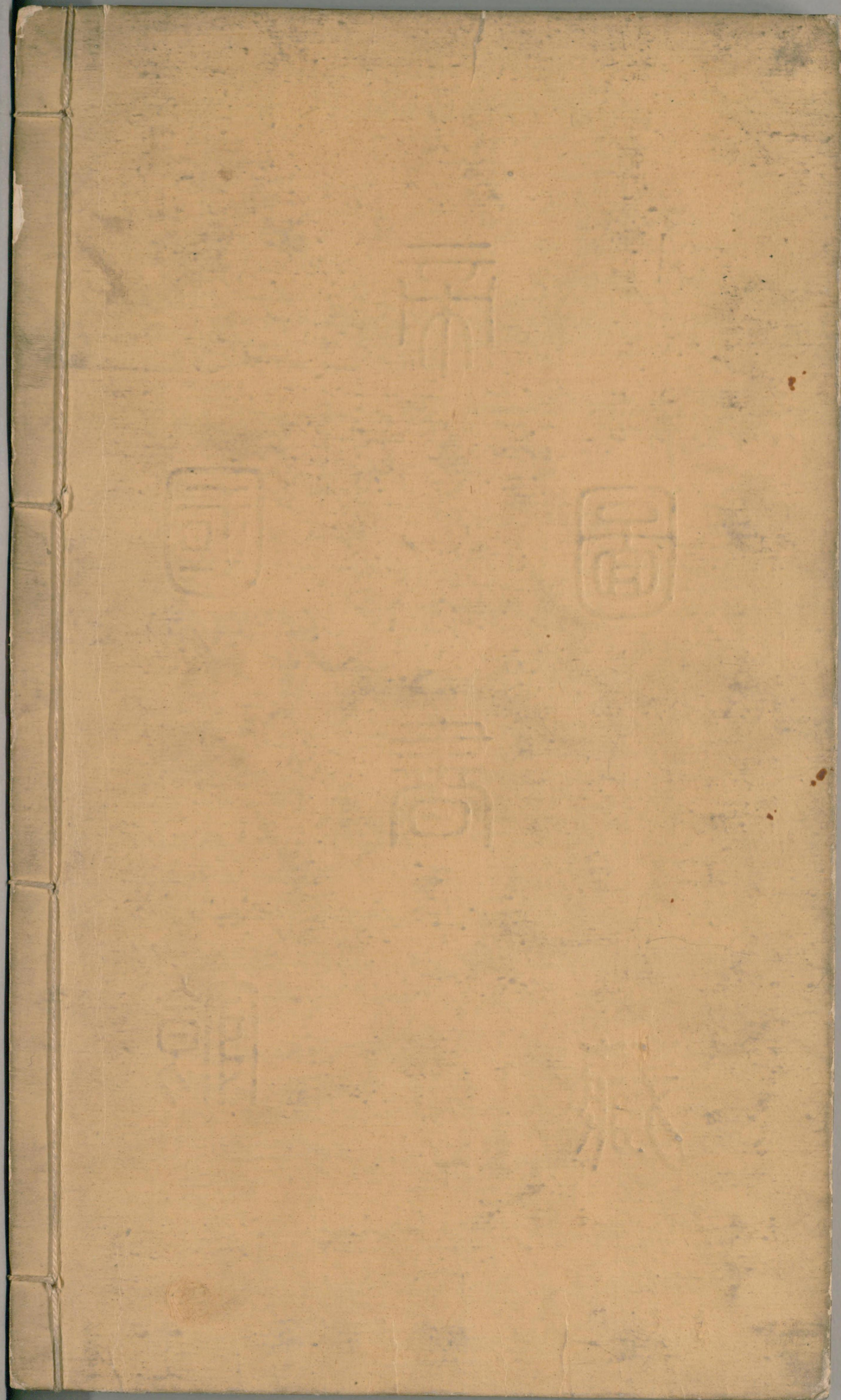
袁州府志卷之十七

旧請求記号
176-1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